鴛鴦亂飛 表示房中無別人

文：湯蘅　畫：家格

「我也喜歡在光明中進行，此刻祇有送你回去了。」

他們跳上的士，轉瞬抵目的地，史蒂文付了車資與沈蕙同落，說是祇再送她到樓上，決不要在她房中坐一會，她要他宜醫，他如言，在電梯中，她也有些提心吊胆。他說：

「我身有長物呢。」

「你不許胡來。」沈蕙嚷着。

電梯已停，她推門呼「拜拜」，逃出去了。返房換上睡衣，知道大衛還未來過電話，但當她換上睡衣得到他的電話：

「回來了？」

「我已換上睡衣，」沈蕙故意叫着：「打令！打令！打令！」

「表示房中無別人？」

「是的，大衛。」沈蕙嚴肅地說：「我感到你對我過份了。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你還可以趕到我家中來看看，但你必須回去。」

「我在『大上海』，已經出房看到你們了。」

「在衆人廣座間我們能做什麼？你不必出來看。」

「我爲了小便離房，並非專誠調查，我們道別！」

「拜拜！」

以後兩天中，大衛未打電話與沈蕙，第三天，沈蕙打電話與他，他道：

「忙碌呢！……。」

「接我的電話有空嗎？」沈蕙氣憤了。

「你不會等我說完，我說我忙碌呢！所以不會打電話與你。你不打來，我也要打電話與你的。」

「眞的？」

「你必須信任我。」

「我信任你吧！」

「我們今夜一同吃飯。」

「到我家裡。」

「我八點三刻到。」

「好的，拜拜！」

這天晚上，沈蕙回到家中九點，大衛竟未來，再五分鐘，大衛才到，他說：

「我從『大上海』趕來，已經喝過一些啤酒了。」

他們再喝啤酒。（一二八）

風言蜂語

倫穆

值得考慮

輕鐵又發生意外。

通車會否再延期？

也是遺憾

據說港府大量資深醫生離職。

可惜私家醫生診費仍高。

根本問題

區議員反對在屯門建開放式雞民營。

其實更不宜開放爲雞民港。

開心

駕駕世界

篇風：圖·主樓倩殺：文

一二八：小別悲歡意在試愛

沾住！我明後天爲了兼職的公司派去台北商討新計劃，三天便回來，我那時可以同你去巡視一週，由你選美，不可第一次就決定，好的之中，還有好的——全東京連衛星市，不止三四萬女郎——不可急，玩也須選一個天姿國色！」

說的約翰五體投地——「你見地高！」

王友春拳佔父之託——「用你出面，跟那邊交涉合資，就用你的姓名——香港華人土生子的資格訂約，隨時給我電話。」吩咐公司訂機票辦簽証。

回到家中告知喜芬——「第一次分別！」他們抱吻了——「我明早送你到成田，去散散心也好。」兩個十分捨不得，好在已分床，但喜芬却一再囑咐：「台北太易得到女人了，又且個個青春，小心才是！」

次早爲禮拜四，預定下午禮拜一回來。此行只帶一隻小衣箱、一公事包和一件風衣，兩人乘崔家來接的汽車，直駛成田，特爲早來，在此吃早餐。

「小別勝新婚，是中國成語，乃經驗之談，夫妻感情必要有這種小離別，才試驗出來你少不了我，我少不了你。」很快入閘了，她挽住他，忽然擁吻，流下淚來哭：「今晚七點來電話！」

一二八：這是一個誘惑

「對，這也是對我的一個誘惑！」劉輞英點頭。「萬事起頭難，新搞一家電視台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開荒牛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，當初開辦HTV，我從助理編導做起，所吃的苦頭實在不少。現在要辦MTV，困難更多了，原因就是現在有三家電視台，競爭更大。所以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，也是一件最具挑戰性的工作！」

「鄧太，你說得對，這實在是一挑重担，廣播道上沒有多少個能挑得起呀！所以，我很希望你能過來，助我一臂之力！」余富財說。

「也不能說廣播道沒有其他的人才，這可說是藏龍臥虎之地呢！」劉輞英說。

「我不反對這點。可是，我認爲你是首選！」

「很感謝你這麼瞧得起我。」劉輞英說。

風雨廣播道

陳浩泉

「我這可是由衷之言。」余富財說，「當然，這一挑重担如果你不願意挑，最後也總得找別人來挑，但問題是，這個人可能挑得很辛苦，而且不知道他能挑到什麼時候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對你的誠意和信任，我先要表示感謝。」劉輞英接着說：「如果我眞的離開HTV過MTV，我實在有好多問題要考慮。現在接着一個重要的問題是，MTV能給我什麼樣的條件？」

「好，鄧太，你夠爽快，咱們就開門見山地說，少轉彎抹角了，我喜歡這樣，而且，咱們的時間都是寶貴的。」余富財說，「如果你答應過MTV，你的職位是副總經理兼節目經理。在行政上，你的職位只低於我，只向我負責，是我的副手；在節目策劃和製作上，你擁有絕對的權力。薪酬方面，可以比現在的高一倍。」

劉輞英邊聽邊點着頭，然後稍作沉思，沒有立即表示意見。

一二八：準備光觀市城

夫進房間來也不再打電話後，史密午飯後，史密夫建議出外觀光一下，反正還有很多的空餘時間。

「我們還未正式工作，就遊山玩水起來了，」伊蓮娜打趣地說，「而且我們身無分文，方便嗎？」

「熟悉一下美國環境也好，」安東洛夫搶先回答，「這也是一種工作，或者是工作前的準備，有什歷不好呢？錢方面應該不成問題，史密夫由我們給我們，啦，史密夫先生，你不反對吧？」

「我樂意爲你們効勞，」史密夫笑了笑，「包括當你們的嚮導，和暫時當你們的出納主任——啦，我的錢不算太多，超額了，我就愛莫能助了。」

「數千元上下總有吧？」伊蓮娜笑問，「我只求借一千元左右。」

「我所借的也差不多，」安東洛夫馬上說，「不會超額吧？」

「沒問題，」史密夫欣然而答，「我可以帶你們去百貨公司，購買一些價廉物美的東西，這些，在我們的祖國，可不易買到的，而且也很貴呢。」

「資本主義社會不一定好，」伊蓮娜馬上說，「要注意它的毒素，要提高警惕！」

又是寫八股——史密夫心想。

美蘇諜影

東尼·亞

五：學成歸來心頭大

文湛森對建築工程的學問，是從工作中不斷學習而取得的，當然不像家興，一進大學，就可以受到系統的培養與訓練。但這並不是說，文家興對建築地產的知識，勝過爸爸文湛森。剛好相反，書本上的學問，與實際的情況相差甚遠。從英國學回來的建築工程學問，用於香港的建築地盤實用。

香港的地產生意，有它的專門性，也有它的特殊性，像家興就十分成問題。

家興雖然受過高等教育，但爲人暴躁，粗魯不文，也許在文湛森眼中，還不覺得這個兒子忤逆不孝。在家興回港工作之前，二姐嘉美已經在英國讀完會計專業，返回香港，在湛森地產公司做出納工作，後來還升爲會計主任；三姐嘉麗，那些建築工程學士那樣，先到地盤實習，從低層做起，先了解局部，再掌握全面，而是想一步登天。他踏入湛森建築公司工作的第一天，就想做總經理，取代爸爸的地位。

骨肉仇人

王方

彼此見面不交談，又過了一段時期了，徐紹光又想出了新辦法來。

家中有菲傭，晚飯由菲傭煲，夫婦一起食，不過，葉敏兒一邊食飯，一邊逗女兒玩，徐紹光却通常桌邊放一本書，一邊飲酒一邊看書。

今天，徐紹光又出新法了，他撥了一個電話給蘇細娥，叫「她的乳名娥，然後」始談話。

他聲說話，大聲笑情人的電話一般是低聲說話的。但徐紹光却不然，大聲地說話。

他說：「我現在酒店房中等你來，你敢不敢來？」

「我怎麼不敢，你怕你老婆，我却不怕。」

「老婆，早已死了，我如今是孤家寡人，正因爲如此，我才需要你。」徐紹光大聲的說一些肉麻的話，目的在引起葉敏兒的反感。

如果葉敏兒一插口，就成爲導火線了。

然而，葉敏兒的忍耐力眞夠，她充耳不聞的，晚飯了後，抱了兒女入女兒房，將房門關上，根本上聽不到。

「告訴你，我不是在酒店，是在家中。」徐紹光看到葉敏兒關門後就如此說。

「既然在家，爲什麼還說了那麼多肉麻的話？」蘇細娥在電話中不解地說。

「我是有意相激的，如果她動火，就得其所哉了。」

城市之光

匡成

門忍（五）

三代花名

辛海

一：接機室裡

女秘書，她是陪伴性質。接機室裡的女客們都在低聲談論——

「那不是鍾月湘？」

「對，穿上黑色衣服，她顯得更白！」

「好像瘦了些！」

「她演『塘西艷跡』實在好！」

「我一共看了三次，第一次爲看塘西舊事；第三次爲聽那首『往事如烟』。」

「天才，天才，戲演得好，歌唱得妙，八卦週報說：作曲家爲新片作了主題曲，她自己塡詞，但到在錄音室錄音時，她却不依曲譜唱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吁唱，得出來的效果大好！作曲家不服氣，要她唱一次他的曲譜，來個比較，結果，還是她吁唱的有富年塘西韻味！」

終于，經過檢查的旅客，男男女女的携帶行李，走出候機室。

一個頭髮男短，穿驟布衫褲的女郎，以四輪拖車架子拉着一個咖啡色旅行袋，走出候機室。那紅T恤高瘦導演趙前，喊叫：「幸觀！」

下午兩點十五分，由東京飛香港的泛美客機，在機場的伸向海面跑道降落……它是從美國三藩市飛日本，作停站停歇一天，便繼續完成其任務。

啓德接機室。來了兩男兩女，兩男，同樣個子高高，但一肥一瘦，容易辨認。瘦削的穿深紅T恤、白短褲、剃平頭裝，是最近憑一部影片「塘西艷跡」冒出頭來的導演韋立，年紀二十八九，長頭髮，嘴上留撇小鬍，是留來裝飾導演身份的。

穿白色的確涼西裝，胸前垂吊紅領帶的大個子，三十多，是新彩影片公司的老板唐旋，又是「塘西艷跡」的監製與製片人，一個熱衷于搞電影製作的富家子，家族唱片事業的繼承者。

兩個男的都不在鼻樑上、兩眼之前戴黑眼鏡，沒有人注意他們。

倒是兩個女子中的一個戴黑眼鏡，穿黑色套裝露背新裝的廿四五歲女郎，把接機室的許多雙眼睛吸引，另外一個沒戴黑眼鏡的，是近身女秘書，她是陪伴性質。接機室裡的女客們都在低聲談論——

「那不是鍾月湘？」

「對，穿上黑色衣服，她顯得更白！」

「好像瘦了些！」

「她演『塘西艷跡』實在好！」

「我一共看了三次，第一次爲看塘西舊事；第三次爲聽那首『往事如烟』。」

「天才，天才，戲演得好，歌唱得妙，八卦週報說：作曲家爲新片作了主題曲，她自己塡詞，但到在錄音室錄音時，她却不依曲譜唱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吁唱，得出來的效果大好！作曲家不服氣，要她唱一次他的曲譜，來個比較，結果，還是她吁唱的有富年塘西韻味！」

終于，經過檢查的旅客，男男女女的携帶行李，走出候機室。

一個頭髮男短，穿驟布衫褲的女郎，以四輪拖車架子拉着一個咖啡色旅行袋，走出候機室。那紅T恤高瘦導演趙前，喊叫：「幸觀！」

一八二：準備光觀市城

在那邊，安東洛夫不再打電話後，史密夫進房間來也不再迫他通電話，是怕自己可能因步步進逼而露了馬脚。

正還有很多的空餘時間。

「我們還未正式工作，就遊山玩水起來了，」伊蓮娜打趣地說，「而且我們身無分文，方便嗎？」

「熟悉一下美國環境也好，」安東洛夫搶先回答，「這也是一種工作，或者是工作前的準備，有什歷不好呢？錢方面應該不成問題，史密夫由我們給我們，啦，史密夫先生，你不反對吧？」

「我樂意爲你們効勞，」史密夫笑了笑，「包括當你們的嚮導，和暫時當你們的出納主任——啦，我的錢不算太多，超額了，我就愛莫能助了。」

「數千元上下總有吧？」伊蓮娜笑問，「我只求借一千元左右。」

「我所借的也差不多，」安東洛夫馬上說，「不會超額吧？」

「沒問題，」史密夫欣然而答，「我可以帶你們去百貨公司，購買一些價廉物美的東西，這些，在我們的祖國，可不易買到的，而且也很貴呢。」

「資本主義社會不一定好，」伊蓮娜馬上說，「要注意它的毒素，要提高警惕！」

又是寫八股——史密夫心想。

天涯俠客無刀

秋風·圖　塘木羽笙·文

廿四：巧遇仇家

那青年道：「你中了蒙汗藥，還不快逃，逞什麼英雄？待暈倒之後，誰也救不了你！快跑快跑，莫誤了我！」

余顧南咬咬牙道了聲謝，轉身便跑。他雙腿沉重，每邁一步，都似花千百斤氣力般，跑了十來步，一對眼皮比鐵還重，恨不得能躺到地上去。

忽然樹後跳出一位小廝過來，一把將他拖過去，說道：「再忍一會兒！」走了幾步，推開一扇木門，走進一棟草舍無人，那小廝滿臉污垢，自懷內掏出幾顆藥丸來，袖管裡露出一截粉藕似的小臂來，道：「快張開咀巴，把藥吞下去！」

這時候，余顧南神志已開始模糊，小廝把開其嘴巴，將藥丸拋進其嘴內，道：「快咬碎嚥下！」余顧南才咀嚼了七八下，他一拍其後背，藥丸登時滑進其喉嚨！

小廝十分緊張，拚力將余顧南拖進房內，塞在床鋪下面，又匆匆跑了出去，繞路走回麵檔。麵檔老闆罵道：「你去那裡？」

小廝道：「去解手！」

「哼，不好好地幹，老子要你好看！」

小廝默默地蹲在地上洗碗，雙眼沁出兩滴晶瑩的淚珠。半晌，他轉頭向遠處望去，却已不見那打鬥的四個人，心頭方戛爲放心。

待他洗好碗，那三個漢子才跑回店裡來，向麵檔老闆打了個眼色。

麵檔老闆交代一位夥計一下，退後幾步，不悅地道：「你們三個居然讓一頭煲熟的鴨子飛上天去，簡直飯桶，還有臉回來！」

那持刀的漢子道：「孫香主，你千萬別責怪，不是咱們飯桶，實是半路跑出一個程咬金來，擋住咱們，那小子便跑了，後來那程咬金不戰而退，咱們追了一程，找不到他又見不到那小子，是以回來向你報告！」

（七一〇）

一二八：周身唔掂

大哥炳明知佢車大炮，但回心一詮，自己的確能征慣戰，或者係亦未定，於是上上下其手，搞到大波連周身唔掂。

雲消雨散，大波連曰：「炳哥，何以你住到咁遠嗜，人哋想見你，山長水遠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有也所謂，一個零鐘頭車就到，何況我派人來接你來添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係嗜，人哋來回浪費光陰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阿連，我知你分分鐘都搵錢，但搵埋D鷄脾錢，有乜用者也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我又唔似得你咁本事，食大茶飯，炳哥，你是否搞到要着草所以來此處呢？」

大哥炳曰：「唔好亂嗚無爲！」

大波連曰：「炳哥，唔好當阿連係福頭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我一直冇當你係福頭，亦知你對我好忠心，否則又點會昇你來此處。」

大波連曰：「你係至好講呀，你想我同你下火而已，否則你亦不會搵我，你一定係不想出，但同